

高于高原的精神坐标

蒋巍 博琼扎巴



老西藏精神的热血传承与执着坚守。

一 出发·从30年前那颗种子

康西瓦，新藏公路上的一个地名、一个达坂，更是一座烈士陵园。

这里安葬着100多位烈士，陵园正中高耸着一座黑色纪念碑，上书“保卫祖国边防的烈士永垂不朽”，在四周雪山映衬下，庄严肃穆。2020年在与外军边境冲突中牺牲的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4位烈士，名字也留在了这里。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备边戍戎”，从来都是国家之重事。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主席以睿智的眼光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把解放西藏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1950年1月24日，中央发出指示，以十八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青海、新疆、云南各出一支兵力“多路向心进军”。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正式拉开。

当年8月1日，一支由汉、藏、蒙古、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7个民族135名战士组成的进藏先遣连，在李狄三率领下，离开昆仑山脚下的新疆于田普鲁村挺进阿里，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从此，阿里，这块边疆之地，有了第一批党的干部。次年5月，大部队到达扎拉芒堡与之会合时，这支英雄的连队，已牺牲56人。病危之中的李狄三在听到西藏已经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几分钟，永远闭上了眼睛。

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正阳门下，中国公路“零公里”路标从祖国心脏辐射到四面八方。

沿着路标指向，跨过高山大河来到拉萨，同样能看到一个标志——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石碑背面篇首上书：“建国之初，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增进民族团结，建设西南边疆，中央授命解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

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

1950年4月，高原上的冰雪尚未融化，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就同时破土动工。11万筑路大军战山洪、冰川、顽石、流沙、沼泽……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难，更不怕死，让“两路”不断向着拉萨延伸。

三千万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伟业永垂青史。4年后的1954年12月25日，西藏人民迎来大喜日子。这一天，绵延4000多公里的两条公路同时通车拉萨；这一天，西藏结束了千百年以来仅有栈道、溜索、人背、畜驮的运输方式，八方宾客、满车物资往来穿梭，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大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是亲人解放军，是数星共产党。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

1964年，歌舞《洗衣歌》由西藏军区文工团首演，从此红遍全中国，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典之作。传唱60年，至今听来仍能感受到磅礴而出的真挚情感。

“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路修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走过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人民解放军、进藏干部与西藏人民一起，创造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发端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伟大精神彪炳史册、烛照未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在党的号召下，数不胜数的中华热血儿女，踏着先辈开辟的道路前赴后继，谱写出一曲曲支援西藏发展的英雄赞歌。他们在严酷的环境里，像高原红柳一样，深深扎根下地。许多干部将生命中光彩夺目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片土地，有的干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有的甚至将人生中仅有一次的可贵生命与这片土地永远融为一体……

历史铭记这一刻！

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和“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模式。



▲阿热湿地 珠礼摄

一场规模空前、气势磅礴的援藏大潮，在中华大地澎湃而起！

就在这一年，安葬李狄三的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又矗立起一座新的墓碑。

援藏干部、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于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殉职，时年50岁。

阿里地委的同志在整理孔繁森的遗物时，发现除了几件简单的替换内衣、一件毛衣、一条毛裤、一部袖珍收音机、一些书籍、500元存款和8.6元现金，还有去世4天前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别无他物。

1994年11月13日，《西藏日报》刊登的《奉献，共产党员的天职——记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首次公开披露了孔繁森的“遗书”。

那是1994年2月的一个深夜，他给通讯员小梁留下的一张纸条：“不知道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16天后，这封信“遗书”一般的纸条，却成为真正的遗书……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

二离桑梓，独坐雪域，置民族团结重于冈底斯山。

次年5月，当孔繁森的事迹在中华大地传颂的时候，600多名来自中央机关和各省市的年轻干部，背着行囊来到西藏，把阳光一般的青春和热情洒向这片高原。

“全身像一团松软的土堆，快要塌下来了。”

过去快30年了，姜军依然记得第一次从拉萨前往那曲时颠簸的道路叠加高原反应触及身体的感觉。300多公里路，摇晃了一整天。

1995年5月20日，作为浙江第一批援藏干部，姜军胸前别着大红花，同其他44名援友，从杭州西湖畔启程向羌塘草原进发。

一到那曲，姜军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下乡的车轮轧过茫茫草原又扎进河水，一些数字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那曲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2.5%，中青年文盲高达75%；平均每1500平方公里内只有一所学校，读完三年级又有72%的孩子失学。

对这个初为人父的28岁年轻人来说，无数个时刻，他只能在想象中抱一抱家里的新生儿，但眼下，有一种对更多孩子的责任充盈心胸。

在昏黄的烛光下，姜军写下一封特殊的“家书”，向“大后方”求援：“每个杭州人少吃一根棒棒冰，少抽一支烟，省下的钱可以建三四所希望小学……”

那年8月25日，姜军的信在《杭州日报》头版刊登，如同石投湖面，激起杭州人民涌向高原的爱心——短短一星期，5.6万多名市民、120多家企业捐助了225万元。

1996年下半年，4所希望小学相继在那曲落成。

如今，那曲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100%，2023年高考上线率达95.56%。

2024年，作为那曲杭州希望小学的第一批学生，已是那曲市第五幼儿园党支部书记的达扎旺堆给当年那群“可爱的叔叔”写了一封信：“30年来，

是你们的爱，为我们种下了‘希望和爱的种子’，让我们牧区的小孩，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会把这份爱和温暖传递下去……”

西藏在哪里？高原之上，故乡之上。

西藏怎么去？唯有热爱，唯有奔赴。

二 使命·用行动诠释信仰和纯粹

高挺辽阔的西藏，离天三尺三，伸手就能敲响地球的天窗。仿佛一块五彩疆毯，千百年来，经由大自然和高原人的孜孜编织，贴在人身，飘飞入云，那样夺目，那样迷人。

每次下乡调研或巡诊，邓明卓总是忘情地透过车窗注视着这片大地。是啊，这里是那么壮阔美丽。冬天，风中裹挟着白雪和阳光的味道。夏天，满眼铺展着碧绿青稞、金黄菜花。四季都是牛铃叮当、犬吠鸟鸣。

在微笑后面，邓明卓时有隐隐的揪心。这美丽的背后又何尝不潜藏着冷酷——高寒、缺氧、低压，伤害的不只是援藏干部，而是高原上的每一个人！

68.2岁，这是2015年西藏的人均寿命！这一年，全国的人均寿命是76.34岁，北京的人均寿命达到81.95岁。

入藏之前，邓明卓在翻阅资料时，被西藏的这个数字深深刺痛。作为医生，他明白这背后是怎样的现实。

大骨节病、包虫病、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高血压、多血症……一长串让人噩梦不断的疾病，长期威胁着、折磨着高原群众的健康。一个个病患，大睁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曾经，周边的大城市，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西宁，各大医院里，满是求医问药的高原人。

这一切，党中央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惦念在心。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组织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成批次组团选派医疗骨干，将精湛技术和先进管理带到高原，帮带本地医疗团队和医务人员，推动西藏整体医疗技术发展和提升。

使命如炬，重托在肩。

就在这年底，北京友谊医院接到任务，作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牵头单位，对口支援拉萨市人民医院。

有着丰富医院管理经验的邓明卓被任命为北京市援藏医疗队队长，目标清晰又艰巨——将拉萨市人民医院打造成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实力过硬的三级甲等医院。

接到任务后，邓明卓没有丝毫犹豫。

他说：“不是不知道西藏的远，西藏的苦，不是不知道这个任务有多么艰巨，是这里的老百姓需要我们。”

2016年7月22日，带着期望和嘱托，邓明卓同来自13家北京市属医院的15人奔赴拉萨，开始了援藏工作。

“就算身上脱层皮，也要完成任务交给我的任务。三年干不成，那就再干三年。”出发前，邓明卓暗暗发誓。

已经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可到了拉萨，邓明卓的心提了起来——每天门诊急量不到400人；重症医学科、呼吸内

科、神经内科、肾内科等基本科室缺失；全院副高以上医生只有10人，唯一的正高级职称专家还是返聘的……对照三甲医院所需要的硬标准还相差甚远，他心急如焚。

直面硬标准，敢啃硬骨头。邓明卓经过深思熟虑，召集援藏的医疗专家开展“头脑风暴”。

第二步，建强科室。邓明卓团队研究提出“以院包科”结对帮扶机制，北京积水潭医院包骨科、北京妇产医院包妇产科、北京儿研所包儿科、北京安贞医院包心脏内科、北京宣武医院包神经内科……各个医院发挥优势，十几个科室全面开工，把首都最好的医疗资源带给西藏百姓。

第三步，培养人才。邓明卓团队开创“组团式”培训模式，前后分10批组织110名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医疗和管理人员到京培训，手把手传帮带，下大力气培养本地技术骨干。

回忆起那段日子，邓明卓直言“忙得没日没夜”。

他们不停奔跑，啃下的都是填补空白、做优做强的硬骨头——需要紧急抢救，但医院当时没有重症监护室；需要血液透析，但医院没有肾内科；需要高压氧治疗，高压氧舱也是空白……那就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地往下砸！

风风雨雨，时光不语，但不会辜负人的努力。4月，邓明卓通过考核验收，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家地市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这是何等不易！

2024年6月初，拉萨市人民医院。骨科病房里，大夫落松群培正在查房。病床上，67岁的波啦（藏语意为“老爷爷”）且增微笑着向落松群培点了点头，他缓缓地抬起右手，竖起了大拇指。

几天前，且增在地里干活时不慎从农用拖拉机上摔下来，导致尾椎骨骨折。在落松群培的手术治疗下，且增很快能地走路。

落松群培告诉我们：“我现在能够独立进行手术，离不开‘北京师傅’的教导。”

2015年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以来，形成“以省包院、以院包科、组团帮扶、共同发展”新模式，累计选派近2000名医疗专家，支持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七地市人民医院“造血式”发展。2021年又将13家重点县人民医院纳入受援范畴。“师傅倾囊相授教，徒弟如饥似渴学”，17个对口支援省市184家支援医院与受援医院签订“师徒带”帮带协议，累计帮带1500余个医疗团队、培养近5000名本地医务人员。

事实就是力量，事实就是温度。2021年底，全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2.5岁！西藏已实现400多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400多种“中病”不出地市就能治疗。

“实践证明，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已经成为一项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民族团结工程。”北京市第十批援藏医疗队领队、拉萨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晓光说。

“我听见天上的云雀，它唱着心中的歌，歌声穿越过生命的漩涡。山脚边

阵阵的炊烟，倒映在雪山的湖边，白衣的天使，有洁白的心愿……”

2019年，一首《白衣的天使》在雪域高原传唱开来，浓浓的情感、深深的祝福，献给这里的医务人员。

从“4·25”抗震救灾到脱贫攻坚重大决战，从抗击疫情到维护稳定第一线，从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到增进民族团结，从生态文明建设到兴边富民前沿……环顾茫茫雪域，哪个援藏干部不是初心如磐、埋头苦干！

广东援藏干部吴珍珠，巾帼不让须眉，2013年、2019年两次援藏，第二次是带上全家4口人同高原。为了促进林芝教育快速发展，她大力推广“智慧教育”，让“教学教研网”在全市铺开，打通了市县乡学习通道，消减跨地域深度交流的障碍，让乡村教师和孩子们在“家门口”随时随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湖北援藏干部向军，2016年进藏工作。在下乡过程中，向军发现当地医疗条件差，于是想尽办法在加查县人民医院建起远程诊疗中心，与包括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在内的500多家医院对接，让当地群众不出县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组织实施青年农牧民电商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建成县电商服务中心、乡村示范店、企业电商平台、市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孵化培育电商80多家，让当地群众通过电商将核桃、山楂、牛肉干等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援藏干部王琦，2022年参加援藏工作。他克服疫情不利影响，锚定“合理赶工、按期交付”目标，分解施工计划，协调外部资源，让重点打造的岗巴县“美丽边疆小镇”雪不让村工程如期交付；为提升当地干部能力素质，大力开展“传帮带”，常态化组织青年干部到区外高校、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接受专题培训，助推当地智力援藏实现新发展……

人们常说，西藏是个缺氧不缺信仰的地方。新时代的援藏干部，用点滴行动诠释着信仰和纯粹。

三 初心·大家只有干在一起

雨水渐渐多起来，苏醒的高原万物勃发。

在喜马拉雅山北麓，海拔约4500米的日喀则市康马县涅如堆乡岗巴羊草畜牧业生产基地，万亩草场随风掀起阵阵绿浪。

洛桑，如今在基地里工作。6年前，他还迎着初升的太阳，带上糌粑袋，挥舞着羊鞭，跟在羊屁股后面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去寻找那鲜嫩的青草。

阳光把洛桑的影子留在身后，拉得老长，投下祖祖辈辈生活的模样。

西藏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高寒的气候，导致大部分地方的青草微薄。牧民想要致富，牛羊多了，草场遭殃，生态滑坡，还时常出现不同县乡之间因为争草场而矛盾不断的情况。

草，是牧民的命，也是生态的底。

当地群众不曾想到，这片贫瘠的土地，牧草能够疯长，牛羊如此肥壮。嘿，梦里都是笑……

2016年，草业专业技术人员刘昭明从松花江畔来到珠峰脚下。在下乡调研的路上，他看到了乡亲们荒滩上创食的模样以及这块土地能够孕育的梦想。

正值脱贫攻坚决战时期，如何让牧民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既缓解草畜矛盾，又推动牧业转型升级，在绿水青山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日喀则市确立了100万亩人工草地、年产100万吨饲草的“双百万”目标。但是技术上有难题，种草产量提不上去。

瘦瘦高高、戴着眼镜，朴实得如一粒青稞的刘昭明，接到的任务就是攻克高寒草地技术瓶颈，提高人工草地产量——这是关系广大牧民脱贫奔小康的大事！

4000米以上的海拔，独特的高原气候，让不少从内地引进的草种水土不服，怎么办？

带上铲子、镰刀、尺子、秤、土壤取样器……刘昭明一头扎进了茫茫高原。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珠穆朗玛峰脚下到雅鲁藏布江边，在世界屋脊上艰辛跋涉的日日夜夜里，成千上万的植物都遇到过这个疲惫而又亢奋的身影。

（下转第七版）